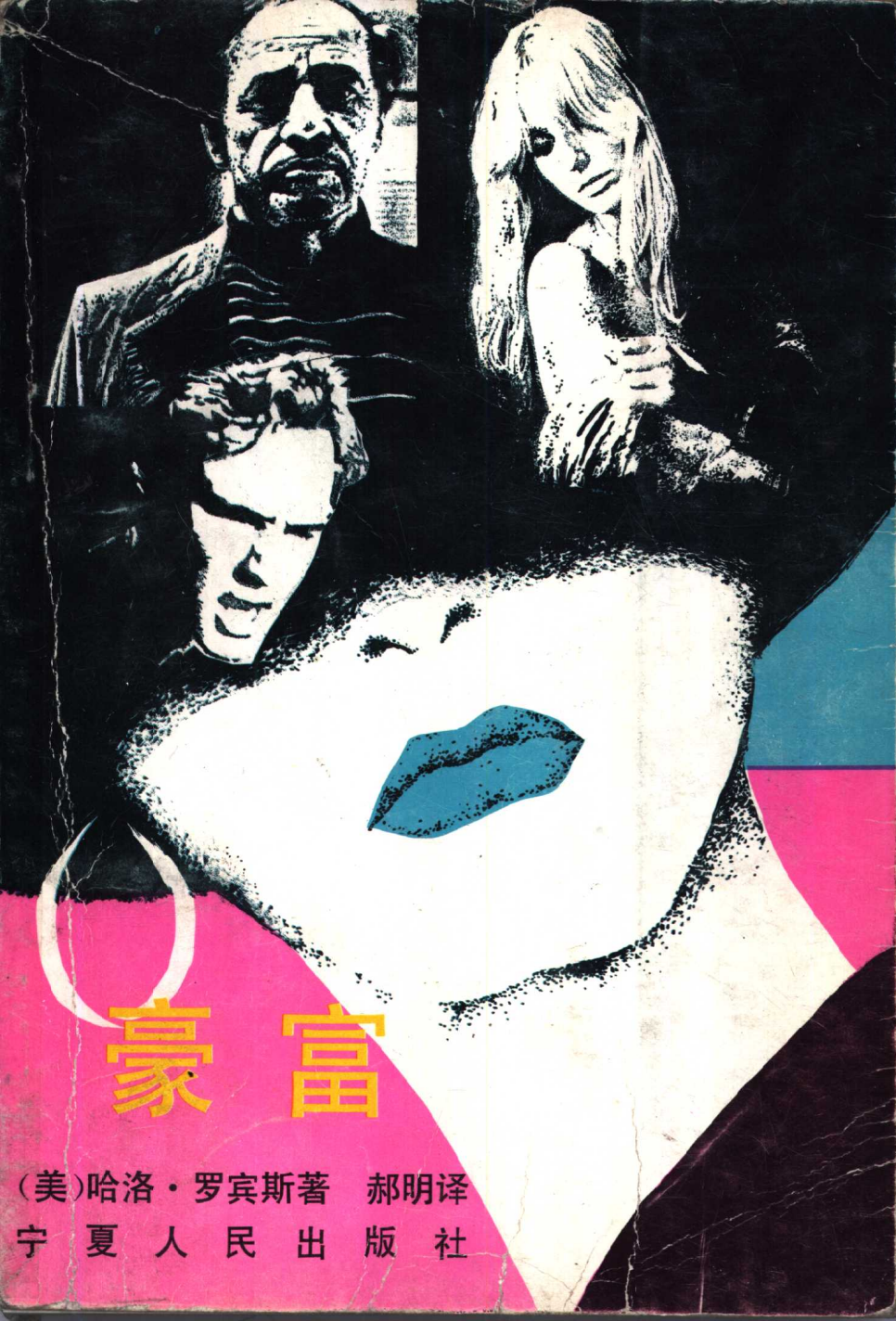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豪富

(美)哈洛·罗宾斯著 郝明译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豪富

HAOFU

(美) 哈洛·罗宾斯 著

郝明 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责任编辑：陈琢如

封面设计：宋珍妮

责任校对：沈 斌

版式设计：杨 力

THE GARPETBAGGER

Harold Robbins

豪 富

(美) 哈洛·罗宾斯 著 郝 明 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装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0 字数：430千 插页：2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227-00360-4/I·71 定价：7.10元

目 录

楔 子

第一部	吉纳·科尔曼	3
第二部	华达·斯蒂尔	51
第三部	吉纳·科尔曼	147
第四部	玛丽娜·莫尔	198
第五部	吉纳·科尔曼	325
第六部	大卫·伍斯特	374
第七部	吉纳·科尔曼	465
第八部	珍妮·邓斯坦	509
第九部	吉纳·科尔曼	597

大卫·伍斯特站在门口，一阵反胃。到处都是血，洒满白色的瓷砖和墙壁。

三十分钟前，陶曼冲进他房间时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
“快去玛丽娜家，”陶曼说，“公共关系处的人刚接到警方电话，邓克劳自杀了。”

大卫赶忙夺门而去。

“要保护她，”陶曼叫，“我们还有她价值两百万没发行的影片。”

他在门口拉着公司的警卫哈利·利维一起去。哈利·利维原来是个警官，和警察很熟，关系不错。二十分钟后，他们到了玛丽娜家。

两个殡仪馆的人已把邓克劳瘫软的尸体抬上担架，用白布盖上。

大卫让开，让他们将担架抬出去。他点上一支烟，烟的辛辣让他镇定了些。楼下客厅里传来叫嚷，大卫匆忙赶出去，以为玛丽娜从医生看护下逃开了。

不是玛丽娜，是邓克劳的母亲。她哭喊着：“我的宝贝，我要看我的宝贝。”两个警察挟住她。

担架抬出了门，大卫看见门外记者成群。他又上楼去，听见邓克劳母亲的哭叫。

她挣脱了警察，一手抓着扶梯栏杆。“你杀了我儿子，你这母狗。”

“把那疯女人弄走。”这粗哑的声音令大卫震惊，他转

过身。

爱莲站在那里，怒容满面。“把她弄出去！医生护理玛丽娜已经不容易了，她不能听见这老东西乱嚷。”

大卫对哈利·利维点点头，他和警察低语几句，两个警察捂住老妇的嘴，半推半拉地把她推了出去。过了一会，边门关上了，房中一片寂静。

大卫朝楼梯顶端望去，爱莲不在那儿了。他走向哈利，哈利说：“我叫他们送她去卡尔登医院。”

大卫赞许地点点头，卡尔登医生自会处理好。电影公司时常把神经失常的明星送到那里去。他相信在老太太恢复安静之前，她决不会被允许和别人交谈。

“打电话叫你的手下来几个，警察不在时，不能让记者进来。”

“已经叫过了。你到客厅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警官。”

刑侦队长史蒂夫坐在电话旁。他瘦削灰发，不怎么像刑警，倒象会计人员。

“很麻烦，是吗？”大卫问，“你弄清真相了？”

警官点点头。“我想我们大致弄明白了，无疑他是自杀，不过还有件事令我心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调查了邓克劳的行动，他从酒吧里带了个年轻人过来，起先他在酒吧里露了不少钱，这里却一文也没有。他头上有碰伤，背部也有伤痕，法医无法解释。侍者对我们提供不少线索，我们很快能抓到那年轻人。有人说邓克劳找了个男妓，挨顿打取乐，然后给他钱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本区不只邓克劳一个同性恋者，”警官说，“名单长得可从这里铺到车站，他们大多数安份守法。”

大卫望望哈利·利维，他面无表情。大卫又转向史蒂夫，“谢谢，警官，对你们的工作效率，我深为钦佩。”

他走出门时，听见哈利在对警官说话。

“看，史蒂夫，这种事上了报，公司损失就惨重了……”

把老警察带来真是聪明之举，他相信这事决不会上报了。他上楼，走到玛丽娜寝室外间，爱莲疲惫地坐在椅上。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医生给她注射了镇静剂。”

“你也该喝上一杯，”他走向酒橱，“威士忌，好吗？”

她不作声。他端了两杯酒走过去，坐在她旁边。酒下肚后，她的脸泛起微红。“真可怕。”她叹息。大卫没接话。

她又喝了口。“玛丽娜有个午宴，我们回家时已经晚了。四点半我们上楼换衣服，她听见邓克劳房中有流水的声音。今天佣人休假，她让我去看看，我没立刻回去，她就知道了出了什么事。她过来时，我正给警察局打电话。我不愿让她看见，但她已经到了浴室。”

她放下酒杯，茫然地找烟。大卫递过一支，点着，她深吸一口。“她站在那里望着可怕的血泊之中的尸体，不断地说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我杀了所有爱我的人！她尖叫起来。”爱莲心悸地捂住耳朵。

大卫望望空酒杯，默默地又为爱莲斟上一杯。“你知道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还要嫁给他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，”爱莲生气地说，“你们都不了解她，只把她当摇钱树。你们不理解她的为人。她嫁给他，她常在卧室里哭泣，因为她失败了。”

电话铃响，大卫去接。

“嗨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大卫·伍斯特。”他机械地回答。

“吉纳·科尔曼。”对方说。

“科尔曼先生，我是陶曼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记得你。你是替陶曼解决难题的青年。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消息，玛丽娜怎样了？”

“她睡着了，医生给她注射了镇静剂。”

一阵沉默，大卫还以为线路已断。又听见吉纳·科尔曼说：“事情处理得顺利吗？”

“我想还可以。”

“好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可以找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不会忘了你的情谊。”

咔嚓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大卫慢慢放下话筒，“是吉纳·科尔曼。”爱莲依旧沉默。

大卫又看了眼电话。不对呀！据他所知，吉纳·科尔曼不是那种会打吊唁电话的人。他不由自主瞥了眼玛丽娜卧室的门。其中大有蹊跷。

四个月之后，他才见到玛丽娜。当时他坐在舅舅办公室的沙发上，玛丽娜走进来。

“玛丽娜，亲爱的。”陶曼亲热地拥着她。

制片人又退后一步，转圈打量着她，仿佛她是匹获奖的乳牛。“你更苗条更美丽了。”

玛丽娜低声对他说：“你好，大卫。”

“嗨，玛丽娜，你好吗？”

“好，在自然清新的农村呆三个月怎么会不好？”

他笑了。

“下部影片又是个好假期。”陶曼插言。

玛丽娜也笑了，“什么假期？”

“非洲，”陶曼以胜利者的口吻说，“最伟大的森林影片！”

玛丽娜转向大卫，“我就知道，他要我演女泰山。”

她走后，大卫望着舅舅，“玛丽娜好像听话了些。”

陶曼瞅着他，“怎样？也许她长大了长乖了些，也是时候了。”他走向大卫，“还有件事，离三月份的股东大会只有六个月了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谁在打击我们的股票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陶曼摇摇头，“我到处打听，经纪人，捐客，保险公司，银行。没人知道，但股票一天天下跌。”他抽着雪茄，“我尽量收购，但没法阻止这趋势，我的钱全用光了。”

“也许玛丽娜的片子公映后，股票就会回升。大家都知道她能赚钱。”

“我也希望如此。”陶曼说，“我仍到处赔钱，连戏院也在亏本。”他坐回椅上，“这是我的错。我不该买下来。为了她，我必须抵押股票，甚至向银行贷款。我懂影片，但

对房地产一窍不通。不该在十年前听华尔街那班家伙的话。现在没了钱，甚至不知道股票在谁手中！”

大卫站起来，“别犯愁了，还有六个月。”六个月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”

“是，”陶曼一脸颓丧，“可能更糟！”

大卫关上门，坐在桌前研究陶曼的敌人，但他们的资金都不够。

忽然他想到了玛丽娜。他的手伸向电话，但又立刻缩了回来。他没必要自讨苦吃。

但他有个预感。六个月后，他得知玛丽娜用假名进了医院后，这疑团才完全清晰。她刚从非洲拍片回来，忽然患了急病。大卫不愿让新闻记者很快发现这事。

二十一

“吉纳·科尔曼，”陶曼说，“原来是吉纳·科尔曼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大卫转身眺望窗外的中央公园。“我不知道，我也是猜的。”

“知道，不知道，无论如何你应当告诉我。”

“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？”大卫问，“即使我可以证实我的猜疑，你也没钱与他竞争。”

陶曼取下雪茄烟呆呆地瞅着，然后愤怒地将烟掷在地上。“为什么他要毁灭我？”

大卫没有作声。

“没理由！我没什么事对不起他，甚至帮他赚过钱！”

陶曼又取了支雪茄。对大卫摇着。“这是个教训。别替任何人干好事，否则，你会发现你赞助过的人在你背上捅刀子！”

大卫望着气得发抖的舅舅，想起了股东大会的情形。

陶曼去开会时，已经比前几个月自信多了，委托书与往年相同，只有百分之廿五的股东把委托书寄回来，他们只对股利感兴趣。这些委托书，加上陶曼自己的百分之八股权，已有百分之三十三，所以投票时他大可高枕无忧。

与会的人也与往年相似。一些拥有几股的无事可做的退休同仁与妇女，正巧在纽约的董事和纽约的公司职员。

客套过后，陶曼提议选举董事，此刻他才感到不妙。毕丹尼和另一个陶曼忘了名字的人匆匆赶来坐在后排。

一个主管推销的协理宣读陶曼批准的董事人选名单，一个主管戏院的协理附议，第三个负责国外机构的协理宣布提名结束。

这时，毕丹尼站了起来。“主席先生，我也想提几个人名。”

“你没有权利”陶曼在主席台上大叫。

“根据公司章程，”毕丹尼反驳，“任何股东均有权提名。”

陶曼转向协理与法律顾问，“真的吗？”

律师紧张地点点头。陶曼低声诅咒：“你被开除了，你这笨蛋。”

他转向毕丹尼，“你不合法，你想破坏公司！”

毕丹尼旁边的人站起来，“毕丹尼先生的提议完全合法，我可以保证他的合法权利。”

这时陶曼才想起他的名字——麦立特——吉纳·科尔

曼的律师。他镇定下来，“我想你可以证明你拥有的股权。”

麦立特大笑，“当然。”

“让我看看你的证明，我有权利。”

“当然。”麦立特走到台前交出股票。

陶曼不语。这是毕丹尼名下的十股股票。“你只有这么多？”他问。

麦立特又笑了，“我只需要这些作为证明，”他避而不谈主席想知道的确实股份问题，“我可以进行提名了？”

陶曼默默地点点头。

计算选票时，麦立特拿出了百分之四十一股权的委托书——百分之二十六在吉纳·科尔曼名下，其他是许多股票行的。他提名的六个董事全部当选。

陶曼这边只有三人当选：大卫·伍斯特、总管财政的协理和他自己。下午，他将在自己办公室召开董事会。

他默默走出去时，毕丹尼在门口拉住他。“陶曼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陶曼瞪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不想和你谈，你去找希特勒谈吧！”他一甩手，走出门去。

毕丹尼转向大卫·伍斯特。“大卫，让他听听我要说的。吉纳·科尔曼授权我以三百万买老头的股票，这是股票价钱的两倍。如果他不肯卖，吉纳·科尔曼说要接管公司，那么多股票会变成废纸。”

“我尽力而为。”大卫连忙去追舅舅。

陶曼在房间里大叫要展开委托权之战，他要告诉疯子科尔曼他陶曼不是傻瓜，他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企业，决不能

白白送人！

“等一下！”大卫大声说。他听了舅舅不知多少胡说八道，现在轮到别人来教训他了。“你说委托权之战？你凭什么？你以为真有人听你的？过去四年，公司一直在赔钱。《叛徒》这片子根本不是你的，今日影剧界最伟大的片子——《空中魔鬼》，还是吉纳·科尔曼的。你不替他发行，因为里面没有女人。你以为人家会选你而不是吉纳·科尔曼？”

制片人瞪着他，大叫：“想想看！我自己的血亲也讲这种话！”

“算了，舅舅。我并不以家人的身份说话，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你。”

“事实？”陶曼喊道，“你要事实？看看吧，最伟大的影片《日光地》可能得到所有奖，谁的？我的！”

“它赔了一百万。”

“是我的错吗？”陶曼痛楚地说，“以前我不是提醒过他们？他们要声望！”

“事情过去了，”大卫说，“跟今天的事没有关系。”

“可它是我的血汗，我成了牺牲品。但我还没死，只要把玛丽娜的影片告诉他们，他们就会把委托权给我。”

大卫瞧了他一会儿，走向电话。“长途台，请接加利福尼亚圣摩尼加市卡尔顿医院，三〇九室。”

他看看正远眺窗外的舅舅。“爱莲，我是大卫。她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”爱莲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大卫听见她的哭声，“别哭了。”

“他说——她快死了，能拖这么久已是奇迹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大卫对舅舅说：“玛丽娜不能再替任何人拍片，她快死了。”

制片家脸色灰白，瘫坐在椅上。“天哪，公司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，没有她我们就完了，连吉纳·科尔曼也不会来理睬我们。”他掏出手帕擦擦前额的汗。

大卫望着他，“什么？”

“傻瓜！”陶曼骂道，“你还不懂？还要我说明？”

“懂什么？”

“吉纳·科尔曼对公司毫无兴趣，他只要那女人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“当然，玛丽娜。”

大卫·伍斯特恍然大悟。怎么自己没想到这点，邓克劳自杀那天晚上，他打来过电话。他望着舅舅，“那么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老头说，“我们闭着嘴去开会。如果他出三百万，我会心碎的。五百万才行！”

玛丽娜睁开眼时，梦境仍历历在目。她静躺了一会儿，瞅着胸前的玻璃罩，慢慢转过头。爱莲坐在椅上注视着她。她希望爱莲别担心，她要告诉她事实上没什么可怕的。“爱莲！”

爱莲立刻走过来。玛丽娜笑笑。“我很清醒，我没昏迷。”

“玛丽娜！”爱莲握住她在被子下的手，“玛丽娜！”

“别哭，爱莲。”她低声说，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。
“今天星期几？”

“星期五。”

“十三号？”玛丽娜想笑。她看见爱莲绽开笑容，但脸颊上泪水涟涟。“找吉纳来。”玛丽娜虚弱地说，“我要见他。”

她闭了会眼睛，又睁开来，爱莲刚走回她床前。

“找到他了？”

爱莲摇摇头。“办公室说他在纽约，但不知在哪里。”

“不管在哪里，都替我找到他！”玛丽娜笑道，“你不能骗我了。去找他，他不到我不会死。何况，这里的人不能死在周末，周末的影剧专栏已经印好了。”

第五部 吉纳·科尔曼

一九三五年

“请理解我，吉纳，我初见你就爱上了你，
但是我怕，我对所有爱我的人都是不祥的……”

我将控制杆拉向腹前，稍向左转，同时打开气门。CA—4 立刻如离弦的箭直插云霄。地心的吸引力将我拉扁，血液在臂膀疾流。然后我把飞机拉平，看看仪表。我正以每时三百哩的速度从长岛飞向大西洋。

我朝前倾，碰碰前面军方的飞行员。“如何，上校？”我在双引擎的嘶吼中大叫。

他想回答，但没有转过头来。他在核看仪表盘。法斯特上校是正宗飞行员出身，驾驶过各种飞机，是空军的元老了，和刚才在罗斯福机场碰见的军方派来查看飞机的将军迥然不同。

将军坐在华盛顿总采购的高位上，简直可以说是从未碰过飞机。但却一定要经过他的批准，所幸的是他手下还有个空军出身的人。

我和利赛在机库时，将军也来过，带了两个随从，一个上校一个上尉，他们都没佩空军臂章。

将军在门口打量着CA—4，一脸不屑，“太丑了，像只癞蛤蟆。”

他的声音自然传到我耳中，我正在驾驶室作最后检查。我爬上机翼，赤脚跳到地上，瞪着他。他懂什么流线型和设计？他的头和他的桌子一样方。

“科尔曼先生！”我听见身后有人叫，转身看是微笑的机械师，显然他听见了将军的话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把飞机推出去，但不想压坏你的鞋。”

我瞅了他一会，微笑道：“谢谢。”我穿上鞋子，走到将军身边时，火气已经平息。

利赛拿了份计划与规格表，向将军解释。“科尔曼公司四号机是革命性的双座战斗机，航程达二千哩以上。航速二四〇，最快达三六〇，可载十门机关枪，两门炮，一千磅炸药。”

利赛作说明时，我向后打量着飞机。它真是革命性的设计，像只大黑豹蹲踞在地上。

“很有意思，”将军道，“不过我还有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将军瞅着随从咧开嘴笑笑，他们的唇边也挂着笑意。

“我们陆军部采购处每年要看三百架革命性的飞机。它能飞？”

我不能再保持缄默了。我在CA—4上投资了四百万，我有权申辩。“它能胜过你陆军部所有的飞机，将军。包